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典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頌部總論

上子夏詩大序

詩含神韻

王充論衡

擊壤文草流別論

劉勰文心雕龍

吳訥文章機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頌部藝文

上四靈表

平吳頌序

上大法頌表

上南郊頌表

答元祐園譜頌令

昭明太子蕭統
唐王勃
晉張載
梁簡文帝
同前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頌部總論
上子夏詩大序

詩有六義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詩含神韻

頌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王充論衡

頌篇

上李常伯啓

上皇帝常伯啓

進神鳳頌表

進洛陽頌表

進東都朝覲頌表

進孝局頌表

楊諱

朱旼傅瓦

跋御畫所進嘉跡生長詩

前人

陳子昂
崔融
蘇頌
前人

王充論衡
頌篇
上李常伯啓
上皇帝常伯啓
進神鳳頌表
進洛陽頌表
進東都朝覲頌表
進孝局頌表
楊諱
朱旼傅瓦
跋御畫所進嘉跡生長詩
前人

前題

頌部紀事

頌部雜錄

總錄

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
可以作傳者不知也故曰拘衛孔悝之廟錄周
臣勤行孝宣皇帝稱頌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旨
斤萬臣勸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
義較矣漢氏天下太平樂歌掌德言王聖廟詩傳其
行名伯述職周歌采樹是故周頌三十殷頌五十
頌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
當獨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

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傳淪漢德非常
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王上詩之頌言
右臣之與也舍其家而顧他人之至恩其父而稱異
人之義未為德也實今天下之君也先帝今上民臣
之父也夫統主之德而頌其美詔誥奇而恢其父
疑病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萬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
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食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
德者乃知堯者也涉堯世不知堯土是則自者不能
別黃黑是則堯者不能言是則堯者不知非也
然則方自知堯之德與唐虞參之民同一才矣夫孔
子及唐人言大哉者却堯德蓋堯德也擊壤之民云
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擊壤鄉光耀所及可得
皮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傳也浮於淮苦知
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雖數極深
揚揚難測漢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
也曰臣子也則臣子書上所爲知間者謬言制
堯作有也日崩者上所制故曰制堯者下所作故
堯作有也日崩者上所制故曰制堯者下所作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典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三卷目錄

頌部總論

上子夏詩大序

詩含神韻

王充論衡

擊壤文草流別論

劉勰文心雕龍

吳詩文章操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頌部藝文

上四靈詩表

平吳頌序

上大法頌表

上南郊頌表

答元祐園誨頌令

昭明太子蕭統
唐王勃
晉張載
梁簡文帝
同前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
強顏愚論
上子夏詩大序

詩有六義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詩含神韻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王充論衡
頌部類篇

上九成室頌妻

上李常伯啓

上皇帝常伯啓

進神鳳頌表

進洛陽頌表

進東都朝覲頌表

進孝局頌表

楊諱

朱旣傳記

跋御畫所進嘉跡生長詩

前人

陳子昂

崔融

蘇頌

史浩

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
可以作傳者不知也故曰拘衡孔悝之廟銘周
臣勤行孝宣皇帝稱頌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
斤萬臣勉效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讓君父於
義較矣矣庶天下太平是故歌掌德王聖廟詩傳其
行名伯達職周歌采樹是故周頌三十二歌漢五書
頌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之也由此言之臣子
當獨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
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傳淪漢德非常
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主上詩之頌言
右臣之與也舍其家而顧他人之至恩其父而稱異
人之義未為德也實今天下之義也先帝今上民臣
之義也夫統主德而顯其美詔誥奇而恢其德
疑病不能也孔子稱大義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善薄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
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竟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
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堯是則自者不能
別黃黑是則堯者不能言非也
然則方自知堯之不稱也非同之民同才矣夫孔
子及唐人言大哉者却堯德蓋堯盡也擊壤之民云
堯何等力是不知堯者也夜擊壤者光耀所及可得
皮也日煦天下遠近廣狹難傳也浮於淮苦知
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雖數極深
揚揚難測漢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
也曰臣子也則臣子書上所爲知問者謹言制
堯作有也日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
他事無須多言論術有之又詩頌名周頌杜

撫固所上連頌相依賴也。宣帝之時，書圖漢列士或

不直於書上者，子孫祀之何則？父而不賢故不直圖。

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起王令功記於竹帛。

廟頌上令德列於鼎錄，文人涉世以此自勸。漢德不

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陵故有高平，或以

無插乎而夷之，為平地矣。見五帝三王為遷漢事，不載

事，不載周丘五德於漢矣，或以漢爲舊推撰五德。

少豐滿家之才，豈徒平我萬物乎？丘五三傳，

爲冷矣。湖海非一，實供同也。樹測之深淺，可度漢

與百代，俱爲王也。實而瑜之優劣，可見故不載長竿

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確。不知勤勞之實，浪在百

代之末上，與百代得湖池相與比也。無憑漢之論，

不免庸庸之名。諭好禱而毀今，恐棄將在百代之

下，豈徒我謠者行之迹也？遂之，是發者

靈廟也。成湯滅夏，固然而成湯加成，宜王言。宣

宜無妄之災，不能助政。臣子累謬不失實，也由斯以

論。堯亮亦美諭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鄉居者，

得實者也。夫字之諭，猶明生序千言之諭，萬文

之頑哉！船載人牲，與其徒多，若草朴船，執典加

漆衣裳也。然則漢之人國之船車重畫也，屢無彊

德，蓋莫不蓄鬪圖，無彊敵也。不作亂，在百

代之間，委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皆有畫

論。漢司馬長卿，爲封書文約，不具可馬子長，把貳

帝以至孝，武揚子雲，發宣帝以至哀年陳平仲，紀光

武，班孟堅，孝明滅功，德頤可觀見今。上卽命未

有義，徵詒術之人爲此畢務，故有齊世宣漢，恢園

能，要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道實，稽合於漢漢不

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

難及，蓋漢平聖主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福為

治，故財治有期亂，有時就以立功化者，優優者，若之

也。城廟之上平地之壤也，人加榮智之力，樹丘墳也。

國之功，優崇於城廟，文人之筆，勤於墓碑。墨德盛

功立，其不廢，頌紀數矣。得傳馳流去，無雅子人有高

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

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毫釐明之

時，衆矚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小私，惟班固之從禪頌

國德，可謂得其實矣。文誦以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節

也。日月既往，不能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

東南遊升會稽山，率刻石紀帝善，至振鷗亦然。

秦無遺之國，刻石文史觀，讀之見堯舜之笑。由此

言之須頃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子也，無從升會稽

歷漢之階也。茲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哉，歌

之人不暗人不暗，聽者感也。窮者垂日月之明，處任中

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貌，不實辭論，得詔書

到計更至，乃開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

音，碑之美使至臺閣之下，昭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

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丘山之墓，子孫三累之行，

大濟之德，非三十栗也。追立國表，出其下望

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者，吳立邦表之言，故法廣

板之書，在竹帛，無去所，所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

也。如題曰：甲申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事刻寫

以爲真，上書於國記委於郡，暮吏更稱，退行完

章下記，出七更，賢妙何別？奏其行記，胡其才也。國

德溢，莫有宜褒，委於漢國，大漢有廉肅之名，咎在俗

儒，不論。論無彌文，舊闕不彰，所以不作亂，而

之出不同於前，或持口有世無以知故，有講語俗儒

也。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

一國之事，聖賢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失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數陳之稱也。

比者，聲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之高詩者，

多美其功德者，謂之強其辭，則愈謂之詩，猶謂之美

聖文章流別論

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與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策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廟之意昔因風安豐觀侯領史岑為出新頃和嘉善后頃與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蓋尤重頌頌而似雅詩設屬宗廟文武周頌相似而難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徒當今歌之體而謂之源失之遠矣

劉勰文心雕龍

頌讚

四始之至廟庭其極頌名器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客也昔帝禹之世咸豈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

理允備夫化

一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客告

神明謂之頌風序人事兼愛止頌主吉神善必施

美魯國以公旦次納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

正歌非無聲之常詠也時遇一蕭鵠公所製哲人之

頌類式存乎夫民各有心勿壅唯口嘗興之稱原田

魯人之制樂齊言不諱短絃以彌丘高並讓

爲韻斯則對野之擬清流使人事矣及二閭播頌

情采分芳比體寓意又尊而物矣至於秦政刻文

爰頌其舊漢之惠聲亦有達俗治世並作相繼於時

矣若夫子嘗之未充國孟姜之詩載侯仲式之美韻

宗史卒之進善后或擬清流或範麗都那雖淺深不同

詳略各異其義盡顯表典韋一也至於班張之北征

西逝而爲序引豈不遺落治世並作相繼於時

林惟而似賦何弄文而希崔琰文學榮包美

集故美於序而簡約乎新聲氣品著稱爲精數至

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與於是史錄

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策之所美

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

細也甚非古廟之意昔因風安豐觀侯領史岑為

出新頃和嘉善后頃與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

古今之變也揚雄蓋尤重頌頌而似雅詩設屬宗廟

文武周頌相似而難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

之屬徒當今歌之體而謂之源失之遠矣

云誰以亂華而不安百姓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

就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穎陳思所報以皇子爲標

陸機舊篇惟功臣最顯其萬載贊居固末代之此體

也原夫頌惟與雅詩必演饑數爲饑賦而不入華侈

之區故饑賦銘而吳規戒之或揄揚以發泄洋洋

以憲儀雅樂曲巧我衷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

已譏若明也昔虞舜之祀堯正重讓蓋唱發之辭也

及益發於禹伊陽贊於武成並贊以明事送襄以

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爲贊即古之遺語也至

相如屬李始實刑制及遷史固書記贊喪既約約文以

總贊猶以贊辭又紀舊後許亦同其名而仲舒沿流

別謂贊爲遺失之遺耳然其爲義事生贊禮所以古來

美惡不苟繼之之後耳然其爲義事生贊禮所以古來

贊促而不能不盡結言於四字之句相恒乎數幅之

辭與以盡情約以通義此其體也發源遠而

致用益寡大抵所歸其體不休細乎贊曰客惟底

頌勸業非康復謹謹猶文聲理石有爛玉橫道遺言微如

日隆以示物悠悠作觀

封拜頌

夫正位北辰齊明南面所以達天辟闢載敬者何善

不釋遺辭衛以勤皇蹟者我辭圖口津深或鳴禁禁

惟萬物盡化言至德所使也并書曰恭厥思厥則從

欲恭則因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若善以

養之七十有一君所以封拜矣昔黃帝神農克厲

鴻臚努力奮發豈獨平居處岳嵩山之陰成康

封禪閣之崇拜矣若堯王跡禹禹禹禹

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鑄專在帝皇也則西崩東裂

詩有六義空白頌莊子黃帝張成池之義有森氏

南茅北零空談非徵動體而已是史遷八書明遠封

禪者因經祀之殊廟名號之禪祀祀天之社觀矣奉

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篆辭氣體之弘濶然而能

壯亦便時之觀矣也猶廟廟漢度度者武廟實於廟

然光武遷封於梁父詠誅發動乃遇耳巍相如封

禪廟爲首廟其表權與史皇廟元符號焉案輒

前古於當今之下體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頌瑞

漢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新之作也及光武勳碑

則文自張純首引典謨末同戒辭引的激效難合計

武功遷文德事義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

家並因宗實跡也及班璡刺秦周易官印引述故

而體因犯辭劇奏爲文影寫長將略引言述故就

而體怪骨脣辭審辭圓邇自稱恐無遺方矣

典引所序惟有懿子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

文斐然辭巧故稱封廟廟而不典則參矣而不實豈

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主於鄧禹受命參

前聲尾未力慕舊韻成頌雅文廟廟序而不能音飛

陳惟難辭奇客主問答迂緩且一一代之典章也傳位之始宜

明大體皆於請典之關遷言於左宗之時使意古

而不晦於浮文今而不鑿於淫義叶光子辭成廉節

則爲偉矣雖復追追數種猶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

必起前敵焉贊曰封廟帝勤對慈天体遜高岳聲

英克彪聲石九夏泥全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王應麟學海指南

乎規範之域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爲頌文心難龍曰帝嘗之世或墨爲頌以歌九韶商周及魯皆有頌所以游徹樂章讚成功廟社正元舉秀才挺賢主博賢臣居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十五年試養琴宮甘露頌宋朝淳化三年楊億於學士院試詩用進甘露頌逐題及第則試歌尚矣宋書曰魏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頌詩有序亦不可略也有終舊韻者如元和聖德詩有四句換韻者如平淮西碑蓋終贊僚此

吳訥文章辨體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成池之樂秦氏爲燭斯蓋舊音而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者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至正至如豐頌之廟駕等篇則當有以成豐頌公爲頌之義故胡氏曰後世文人戲取特號爲頌者多云頌須歸屬而與其雅頌齊聲爲聲教爲假借而不入華侈之區故僕猶別名而異乎後漢之賦詔哉徐師曾文體明辨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善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極之正體也則用以頌僖公而頌躬焉無則用以頌僖公而頌躬矣後世所作皆謬體也此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詩問任昉所編漢張芝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徽云所謂之正體與雅清儼儉揚汪洋敷寫自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故僕猶別名而異乎後漢之賦詔哉

是以九廟共廟並諱避諱避國均蒙一日俱廟傳法之盛事國家之至美指之上古未有斯盛禮頌之不可闢也惟上大法頌一首舊不從之賦制坦遵侍之該旨無違願伏懷恩不勝喜悅之誠謹遺狀詔頌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同前 上南郊祭表

雖周郊南廟宋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耆俗之道本

隆而體凡古極先後弗違典嘉皇廟理通考敬肅靜之謹載光神宗之風斯治昔東平現廟者恭炎帝關

淮山揭文之美得乎所製誰流首尾可觀承成佳作對典文鑒既

溫且雅豈毫然有意可謂卓絕不羣實以遺撰良

同愈疾至於雙因八始猶有法體之致頌草全零殊

得相合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傳遂面乃悉此不

盡報

同前 上南郊祭表

臣伏見穆宗元年十一月四日詔旣東定廟觀南

岳南黃山勸旋廟大典伏惟皇帝下嚴禁神器舍

戒肅圖用天老之前機戰防風之後至爲不特想

實位於中宸卑以自居託尊符於上帝靈饗蒼璧瑞

溢元珪玉委黃厭叶惟臣等不照吉才不照

時寢宇宙之神功祝郊禋之蕃節時非遺惟雅頌

而知謐道不盡行謨歌而有志豈與夫周傳考室

藏廟宇之規漢奏甘泉未憲靈遊之謨比興衰於

列代較驗舉於同術而以謨惠天則輒責拜南郊頌

十章文不足奇意有遺美臣誠惶誠恐謹言

頌部藝文
上西巡頌表

漢崔駰

臣聞闢氣發而鶴鳴喚秋風厲而鸞翔呼氣之動也唐處之世惟夫牧堅擊壤中節威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勤聲音音效賦頌云

晉張載

聞之前志究有丹水之障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

王平暴清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失本成功非

顧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發後既擴出輩以興淮

夷既平江濱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

可闢歎遂作頌云

梁簡文帝

上大法頌表

臣聞圖固至理建廟德首廟成功樂而頌聲作在

乎義考事神雀嘉廟或止事子風中慶昭十一物

猶僅公而頌之體矣後世所作皆謬體也此詞或

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詩問任昉所編漢張芝初

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徽云所謂之正體與雅清儉

揚汪洋敷寫自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故僕猶別名而異乎後漢之賦詔哉

上九成宮頌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蘭臺機無朕道治則時尚蠻化不言功成
則顯顯伏惟陛下體元慕極模神建隆^七搜采三氣
秉庭衡六合松軒養否具鑿心芋發晨凝草
廟山之鷺臣秀風太上庇影華背仰御室而無階
侯域而有地雖望卑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
子雲廟竭甘泉之恩謹著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
四章樂奏率而招望呼丹闕而舉息臣誠惶誠恐死
罪死罪謹言

上李常伯啓

前人

某啓某聞林聲羽族知鶯鳴谷流謙拔臣有託
然則朝光八聖尚欣牧登之詞道漢五疑未隔眞人
之誠薄惠斯義莫與遊東岱深一首當仁不讓下
走無慙於自媒而善若賢明公者難於知我龍高
蓮移黃道而無陪音里叶授丹闕而有地伏橫覽
停左右曲演國士之惠廣進嘉義仰息樵夫之謹經
陳往追用彷徨

上韋常伯啓
前人
某啓自恭陳薄伎紙奉話曷寐成恩盼為佈征
夫繫節方思惠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情之作蓬
遷帝宗垂之無窮水為代典伏惟聖朝皇帝陛下
開元極昇榮國光有唐基以居周至不改善物天下
而方過生有涯其鴻毛而非重啓

進禪風頌表

前人

陳子吊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
光烈祖宗垂之無窮水為代典伏惟聖朝皇帝陛下
開元極昇榮國光有唐基以居周至不改善物天下

惟新皇帝已來未嘗輒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

而見之矣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丘不復也又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丘已矣夫首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
鸞鳳也臣草郎恩雨生長休競達人而觀自寧
舜禹之政可憲之靈悉此目見之亦多矣今者鳳鳥
來亦雀生塵雲見休氣昇大鵠受命之珍符也不瑞
元命採編文采風謡擧氣物紀天人之會以尚頌聲
則臣下之遇也有國典共可誦乎臣不擅因陋就
歐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廟受命之事誠未足以獨色
鴻業極揚盛美亦大臣區區丹闕之至誰謂洛城南
奉進寶印伏表懇懃云云天授元年

進洛宮頌表

前人

臣某言某年月日敕令臣謹洛宮頌以陛下聖
烈豐懿應期首出玲炳炳耀一代華章擊歌廣
伯禹申歎其或生於今日尚不足以該天況臣涉學
蓋探才多陋古可謂色呈華光君神休雍謐古文
幽薈萬物猶先於其誠詣序以之生焉美簡
德者其在於詩什頌以之為萬物而效其事簡
而委今臣所制前御藏識為欲述洛宮頌一篇并序
諸請宣讀門奉進誠未能採求元美憲章經書後
場肝膽効誠實嘆日月之不光倍天地而不朽斯亦
微臣之願失矣臣拜手稽首願以聞死罪死罪

進東都朝頌表

前人

臣願言臣不遺博詞蓋蒼沛帝下邁運思最久
喜規益增天帝王壯觀臣以宗伯秩殊勝滿道之
誠臣之幸一也又伏想自天垂象發昌昭訓臣已有
司上蒙封緘之列臣之幸二也臣再三之幸萬常

精臣某^{中書}東京奉旨齋間刻石三頌臣草一數

聖主之元誠大紀幸臣之流華斯事至大谷縣古用
之辭也臣自科度不勝惟懷而議者謂臣光榮之至
死目不朽臣所獻疾辭然言罕能達忠^中愚臣極
患愁勞而爲之伏希演修德之符非敢助親文
之化儀以潤色湯葉一葉謬謨則臣之至誠萬頃知
歸耕塵寰若鑑冰谷無任區區敬灼之至
進孝烏頌表

楊譚

草奏臣謹言臣聞自昔皇帝遷徙秉天揚威以

光盛業臣伏見以爲至道有孚能昭異頤深仁所協

克順天心陛下理天下而威震萬古聖圖安能有

陽精雖器革馬圖洋溢號府而黃龍雀翥委近郊

此或爲尊不甚事美豈如孝烏游閭營營不遑不驚

以育聖子臣幸逢昌運好譽休祚萬古聖圖安能有

此百代良史系之前開子蕭穆矣榮矣晚矣賢奇并

星列爪牙雲屯英華發榮無相質之所角龍在棟成

駿目之觀惟此孝烏晏然能顯明陛下深愛子物之

志夫皇土踰歲逾之之首年興之之首年

按珠固云宋廟廟教則孝烏至昔范寬畫聖王言

忠烏知孝誠義之禽必有孕方懷而至者卷之聖策

達備威靈題戎略地攻城無敵不克巴蜀之外今斯

徵慈慧勿壯可謂有徵加以速降日輪近天宇

擇北辰以永固南飛以達枝自古攸傳無聞此瑞

無後不朽垂裕將來萬載烏旌德須七首鑄鑄

之美有慨於清風慕義之心無忘於揮日謹授忠

臣某^{中書}以聞鑄宣義伏膺戰越臣誠恐祭首死

罪謹告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歲之名山削在京師
顧乃著桂酒法刻真鑄浮鐵橋下以後後之居夷者
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嘆息子性
不善者故不復贊

跋御書所進嘉郡生詩

前人

右備貞所上墓于大王生日詩王意嘉實手書本

以貽或者殊曰此頃體而及於阽危領寒之辭何

也曰是衡不見太史遷帝煥于太史遷曰余讀漢

書至於君臣相救惟幾是安而假說不良萬事鑒鑑

成王作頤推己憂其悲彼家難可不謂嚴毅恐善

始善終者故由此觀之莫周詩頤非耶其家周之頤

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

此而在後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義念之愈傳

更不勝感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名大祝

又 樓鑑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省嘉廟範德進學一時首登賢

出進善遠謙節成獻詩頤既而量酒為宴酌黃

蒙大酌陳良各出文書一通改降再三及視之其

一曰上皇詔善其一曰上皇贊酒御名謹封因敬請

所以謹願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鑑以為善惟不厭

善海之景慕依所欣親其一本復以爲難以示不

棄與傳良識而退龍飛之初權謹部尚書海良

中書舍人未幾嘗以疾沒傳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

珉玉音賜許是時臣翰待罪禁闈與傳良同直北門

書過其家求良以跋請示臣大略日季札觀歌頌

而曰莫而不忠太史公讀其書至於君臣相救惟是

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頤推己憂其可不謂耽

戰畏懼善始善終者哉蓋應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

皆有教戒之義舉漢以來此義始絕臣爲之躊躇

血曰像故諭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

以頤爲警戒者策事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

不足以發臺賛相教之旨自李斯頤參奏務溢美人

亦不以爲過難愈有日不以筆而以規而而傳良能

發之臣於傳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嘆服促使刻之

傳良曰今既刻辰翰於上方不敢使入代書遺有目

書當極少愈曾未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

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傳良下世跡遺僅於其家則不

知所在矣一子師敏朴求跋其下碑碑之以傳遠

臣既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就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傳良等際遇之報抑使

後學知古人頤詩廣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風諷

之切未嘗不遇於斯云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省嘉廟範德進學一時首登賢

出進善遠謙節成獻詩頤既而量酒為宴酌黃

蒙大酌陳良各出文書一通改降再三及視之其

一曰上皇詔善其一曰上皇贊酒御名謹封因敬請

所以謹願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鑑以為善惟不厭

善海之景慕依所欣親其一本復以爲難以示不

棄與傳良識而退龍飛之初權謹部尚書海良

中書舍人未幾嘗以疾沒傳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

珉玉音賜許是時臣翰待罪禁闈與傳良同直北門

書過其家求良以跋請示臣大略日季札觀歌頌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

並勃海以東遺寶歷穿成山登之架立石彌秦德焉

而去南登琅琊大舉之畱三月乃刻松柏首三百萬戶

弗盡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額秦德明德意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威陽宮博士七十人爲壽侯

射周青臣進頤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上會稽大禹望於南海而立

石刻序秦德

論衡正說舊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威陽宮博士七

十人前為壽侯射周青臣進頤奉始皇皇帝淳于越

建議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

救也説苟臣之確謂之爲誤

漢書淮南子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

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易常召司馬相

如等辭舊乃遷初安朝獻所上作內難之辭

之後知古人頤詩廣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風諷

之切未嘗不遇於斯云

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皇帝召見武等親之皆賜

六藝書博藝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江都

見誦讀名召高材劉向張子房韓龍柳待等諸金

門神頤五鳳之間下啟高數有慕上頤作歌

詩欲與律之音水相應音知音者

勃海趙定榮國龍德首召見待詔於是公州刺史王

襄以那爲官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鄧

山立石負書諸生篆刻石頤奉書封禪望泰山

川之事乃達上泰山立石封禪望泰山至休於

帝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蓋既爲刺史作
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襲有軒杖其高下以
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上令褒美張子儀等并符
詔書等放復以爲淮寧不一日不有博奕者乎
易賜與者多以爲淮寧不一日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盜賊乎以解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疑是
喜辟如女工有耕稼音樂有樂衛世俗侈奢以此
處耽耳目解辭比肩有仁義風範鳥獸草木多聞
之觀譽於俗傳誇逸遠矣項之擢薦爲陳大夫其後
太子體不安否忘意著忘不樂語使便養等皆得之太子
官宮侍太常朝夕誦詩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
歸太子喜薦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官人左右
皆誦讀之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書未央宮成
帝時西羌有書上思慮帥之臣追送充國酒令貽
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亟之曰明恢性宜共我先
導者罕冒任後突厥圍漢令虎臣惟後充國軍勢大
師是計是既歸其城號爲神功勞力謂之弗
克請書其旅於罕之羌大士命我從之鮮陽參平子
節奉奏封草制辭就唐虞謀策充其遠克西戎遣歸于
京鬼方置腹固有不庭皆周之宜有方有虎詩人歌
功酒劄於稚在漢中典充國武式赴桓桓亦紹

後

班固而怨聲猶此業公之好龍也試誣見之頃由此
候意屢屢迎門笑謂昌曰王伯若受詔交公何
得薄哉遂指人上客居無幾何幸率憲第時過
在愈所常聞而欲召之愈計以爲不宜於是欲宣之會
帝悟曰吾能令朝夕在傍何不於是欲宣之會
帝崩蕭太后臨朝垂憤以重或爲事務將軍尋關爲掾
賈逵傳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有五采色若華
之以問惡曰侯復不能射禽博多識勢乃
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薨驚驚岐上帝
威懷少秋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蕭皇后
札木刺汗等與武昭班固等校視因上光露臺
東平王蒼傳常以所作光武碑示校視者皆喜
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
逵爲之訓詁

劉平傳王扶議郎見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
不可干非以義當世焉之承平中醫氣侯劄著漢書
賈顥傳稱扶爲名臣云

傅毅傳毅好古文文字之工以綴爲蘭陵令
史辨傳中興遺風遠送其典教書毅追美文章明皇帝
功德最盛而辭筆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
之由是文雅頗爲朝廷

梁鴻傳鴻抑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
作頌

鄧禹傳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
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令史僕射長樂宮注坐鑿
策以數章燒勃勒金石縣之日月據之固極以崇
陛下悉恭之孝帝從之

馬懿傳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聽兄弟輔政而名儒士上爲文德可與貳功互立發送蠻符之禮息戰烽之法故得懷經繼業此無備敵力威震以爲文德至聖不墮五才之用無以所廢十年上廣成殿以試講學太后聞之驚謂懿誠惠語詰除徵任州都督令率領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問策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虎長史時車駕與還俗定縣上東巡廟帝奇其文名拜郎中後贈爲梁肅侯季玉又作大將軍西第號稱爲正直所善文苑傳曉而不知何許人作漢賦四篇胡廣傳熹平六年漢帝思舊德盡圖畫廣及太尉黃瓈於省內詔讓吏弊甚爲其憾云法真德真前後微深自絕殆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耳乃選名而名曰我識名而名我則可謂嘉事矣乃選名矣張良附文鄒叔寶傳傳曰良嘗事漢者失矣乃歸隱襄陽文鄉鄙略君爲改作又著頌蕭何相高其才秦中記皇帝三年子母翁生白虎殿前時謂之草竹草臣上孝竹仲東觀漢記馬防征西光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魯恭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爲龍頌其文甚麗春陵先賢傳魯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傳儒林並已傾頤不疑見之授杖立合後復作撲奇之

三國魏黃初三年黃龍見都西潛水中王表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書戴胄傳處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潘尼傳尼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正九領東參軍元嘉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劉伶傳伶字伯倫未書唐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舊石李能傳苦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夜中忽移在城東南石潭上有復千餘尋之迹皆成路

李大悅曰獸者狀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伏流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

明年恭集厥黨親董軍以副成路之辭慕臣皆質上皇帝頌者一百七人

袁宏傳宏見蕭何傳毅作蕭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衛侯詩也於孝武

烈女傳樂妻陳氏聽辨能屬文嘗正獻叔板花頌其詞曰從官風憲三朝諫諫青陽諭諭浩蕩威權標美靈祐委採爰獻聖容狀之未善於萬

前無錄慕容傳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猶從者不識偶曰嘻此詩所謂甘棠於道者殊之主也木者春

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乃吾生味以養物召又赤言有柳樹之盛此其微者也傳曰升禹能賦可以爲大夫某司亦各書

南史宋謝惠连賦序傳數照乎明遠東海人元嘉中河濱俱泛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稱其說甚工

齊王廣傳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可使

法曹王諤上金頭頌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弟九子寂字子元性汎勤好文章瓊光薄傳未嘗不欵把王融教後賓客多鑑之建武初試狀中與兄志期之曰汝實梁年少何患不達不窮之以耕殖恩詔減役乃止

梁書鍾離傳味遷中書郎桂川王行善軍衛陽王元簡出舍會指引爲梁周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引起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源流石此家猶存何簡命喙作瑞室顙以旌表之辭與異視

長沙劉王墓傳墓子孝徵子希莊墓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柏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

劉潛傳弟孝威爲安北督安王法傳轉王導以母憂去職問駕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晉書大同九年白雀至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

陳晉書裴徽寄寄家梁丘城王國右常侍大司中尚書裴徽前往往有華蓋寶珠武裝之甚有善名寄

因上瑞雨帝謂寄兒易曰此頌典哉拔擢卿家之十龍也若如何採用請問之歎曰美盛德之形答以

申榮棄之情至吾豈負名求仕者乎

顏光傳光除陝府中錄參軍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壯殿寺寺夜甚嚴見獻爲錢詞義該

典高祖甚奇之

陸賛傳字演玉言毅閩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書

政績甚有詞采由此知名

徐伯陽傳伯陽除臨海嗣工外諭讓軍事十一年春皇太子李太學詔新安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甚見嘉賞張正見傳正見字見臘清河東武城人也觀蓋之號常侍勃海長樂郡太守父僧禮魏散騎侍郎榮既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兼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歲顯能文深贊賞之魏書高闕闢問士閨女瀟灑雅好文學少好學博綜經文才僥倖下筆成章本名璽司徒稚浩兄而育之乃改爲蘭而字焉義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顯祖嘗立闢上至德頌一篇甄傳琛子楷德方祖有文學就習吏事太宰中上高祖頌十二篇略報之

荀裕傳裕除步兵校尉蕭宗初給一御天馬頌帝賞育之乃改爲蘭而字焉義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顯祖嘗立闢上至德頌一篇高允傳先以昔歲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闢焉蓋賢之行舉其極矣失後從願祖北征大捷而還至武川領上北伐頌

程毅傳毅秘書令沙門法秀謀反伏誅毅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父造之事君翻語惡俗靡不聞焉上可以獎善惡下可以明化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識此古人用詩之本意以垂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蒙將及尤甚廉頤誠飯之服休惟陛下太皇太后是合天地明仰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頤帝與周道通是以丘叔懷遂

無遺誤之地冥靈看剪伐譽譽之深用之不廟廟質

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願請謁老健之恩上慶西

頃十六章并序恩符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

四時送序於皇大樂則天承祐靈聖三宗重明四祖

豈伊辰局造美三五明在天聖敬日新江注履后

體治垂仁德從風敷教奧化津十載昌運道隆云長

氣惟邇好惠運蒞田省方問苦訪政萬年咸秩百靈

柴穿山川流云福流遇聖則宣土業初定中山是用

臨幸之宸情特綱採仰歌祖業欣仰春矣大哉肆會

萬民百奏委既蕩與之更初恩惠復北戶詠來蘇

忽有狂豎謀逆聖朝明靈廟伏誅罪深誠亂

祖龍千紀狂華茂自來莫畏哉早見忌由遁跡于祀

百靈潛碧蕪不遑起義不遑起罪人得禱慈罰刑律

五秋猶歸於捲一聖仁等春生除斥無憚追執詔庭

周漢采奔急彼討集庭虧軒布希仁尚清徵音一振

聲救四塞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昭幽實除弊以謂

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令頌深滋潤苗莖食巷詠

寢室謡聞詩者雪凝歌宜草句測酒英昭雅屬

知乃若明德隆元旨昭明聖業豐年盛矣

化無不讓有樂改莫不通谷臣延顯欣流群邑

誰云易遇職齡一逢上天無報誰復是在恩榮盛明

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偏勸言勞求仁不悔

人亦有言聖主憐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屢車而還

廟算失思有司不蕙食後煩民不舉命精家逃山

官橫厥守或營是宜威德如號令嚴明則民從

實稻衣食實懷色告聞典論非位不謀恭勤至國

漢芳載美否臣舊老偏蒙恩私忘在嘗數獻愚陋

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願請謁老健之恩上慶西

頃十六章并序恩符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

四時送序於皇大樂則天承祐靈聖三宗重明四祖

豈伊辰局造美三五明在天聖敬日新江注履后

體治垂仁德從風敷教奧化津十載昌運道隆云長

氣惟邇好惠運蒞田省方問苦訪政萬年咸秩百靈

柴穿山川流云福流遇聖則宣土業初定中山是用

臨幸之宸情特綱採仰歌祖業欣仰春矣大哉肆會

萬民百奏委既蕩與之更初恩惠復北戶詠來蘇

忽有狂豎謀逆聖朝明靈廟伏誅罪深誠亂

祖龍千紀狂華茂自來莫畏哉早見忌由遁跡于祀

百靈潛碧蕪不遑起義不遑起罪人得禱慈罰刑律

五秋猶歸於捲一聖仁等春生除斥無憚追執詔庭

周漢采奔急彼討集庭虧軒布希仁尚清徵音一振

聲救四塞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昭幽實除弊以謂

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令頌深滋潤苗莖食巷詠

寢室謡聞詩者雪凝歌宜草句測酒英昭雅屬

知乃若明德隆元旨昭明聖業豐年盛矣

化無不讓有樂改莫不通谷臣延顯欣流群邑

誰云易遇職齡一逢上天無報誰復是在恩榮盛明

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偏勸言勞求仁不悔

人亦有言聖主憐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屢車而還

廟算失思有司不蕙食後煩民不舉命精家逃山

官橫厥守或營是宜威德如號令嚴明則民從

實稻衣食實懷色告聞典論非位不謀恭勤至國

漢芳載美否臣舊老偏蒙恩私忘在嘗數獻愚陋

文明太后合曰省詩去闕之歌頌示祖之功德可兩
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載卜筮歌不忘誠又奉得
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

令曰省夫并領一簷聞之戒戒嚴備良用飲瓶養老
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懷以

門無僕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屬用六百匹贊其
儉德繫悉數之頌舊

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麗從於北京中書
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財聽後爲允立碑每云吾
以此文報足矣豫州刺史常熟以未盡其美云尚
允才器先爲濟陽縣司徒崔光開而觀之尋味良久
乃云高光祿子日每於其文自許報丸之使今常
生此須高氏不得復獲其美也

北齊書祖誕傳延平孝徵范陽侯伏道人也父安魏凌波
軍將軍崇神精機警詞藻通少馳譽爲世所推
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參軍典儀注書爲
冀州刺史方伎受洛制清優選具文典頤由是府武

聞之

樊遜傳延爲鄧華小吏新令裴參軍官清苦節白雀

等嘗送一清德頃十首鑒入加賚重擢爲主簿

北史薛惲傳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

軍增邑百戶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宜光清徵剛烈成

惟爲之頭魏文帝又造二枚取一爲二仙人其一得一

鉢惟一鉢蓋蓋有山有水以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

威曰道徹改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

夫將軍之罪道衡不許司隸刺史房彥肅相善知

必及禍動之杜犯竊客卑辭下質而道衡不能用會

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胡十四曰向使高熲不死令

德之謂水之才之氣器一鑿各處一朴圓而牀方中

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直清徹殿前器形似曉而方滿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唐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唐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命采元帝復善懷舊

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集幼娘苦三歲能讀李經及

長博涉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隋書李德林傳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

頌王以爲未盡善令和子開以顯示傅宣官百司

長博善書好爲詞賦嘗就南州原鄉致推賛梁元

帝手敕報曰汝素一葉俱得遊梁惠與兩世並稱文

學我求才子才應慰良深

周書顏之儀傳周書顏之儀字懷英元帝爲湘州刺史引謁為

則平盜賊領營各爲作城

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慢高墳耶付執法鞫

之道衛自以非大逆僥倖可早斷繫於秦日冀帝赦悉錄冤臣審西名氏於其上

武三思傳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露乾陵而雨帝悅

術殊不著不能引惠司重奏發而殺之妻子徙且未時年七天下冤之

唐書袁朗傳崩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朝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

詔爲月賦一斚竟無蓄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之稱數賞尤厚

賀德仁傳戚煥者陳御史中丞善書問中爲延州參軍入便吏部尚書牛弘私筆札令自序獲獎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晉煥皇孫生大寔坐中獻太子

潘王學傳序初封蜀寧王降爲郢國公官宗正光祿卿進封侯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典慶堂示于以爲不稱聲使更令撰碑建花草樓北

李白傳白見賀知章初嘗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鑑殿論當時事奏頌一篇帝賜食鷄爲銅製有詔供奉翰林

唐高祖傳信王惠元宗爲太子書製大索長就將與褚王共之廢帝知其善及先天後夜以蓋被蓋爲興慶

宮而聽悉及薛王第於宮西南置棲坊申謹二王居安坊

張昌齡傳直觀末輩微官成獻頌閣下名見試憲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張文燦傳文棕墨州刺史未徵初獻文至帝頤優稱褒美武後傳延載二年武二則率善藝諸百官及耆老請作天體太后力薦以黜周制可使然得天下性然慈讓弗作乃大享鍋鑊合治之署曰大周萬國爐德天極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而削五尺治鐵象山爲之貼首以銅鑄石鑄盤歌琴之柱顯含雲

謂天子友傳古有者帝於敦煌時天性然慈讓弗必委外方授與同根生或就幸第賈許恭進金角侑勸請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饌飲飴鵝鶴鷗鷺鷺爲榮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旁陽伯鍊世

張昌齡傳直觀末輩微官成獻頌閣下名見試憲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張文燦傳文棕墨州刺史未徵初獻文至帝頤優稱褒美武後傳延載二年武二則率善藝諸百官及耆老請作天體太后力薦以黜周制可使然得天下性然慈讓弗作乃大享鍋鑊合治之署曰大周萬國爐德天極置

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而削五尺治鐵象山爲之貼首以銅鑄石鑄盤歌琴之柱顯含雲

謂天子友傳古有者帝於敦煌時天性然慈讓弗必委外方授與同根生或就幸第賈許恭進金角侑勸請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饌飲飴鵝鶴鷺鷺爲榮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旁陽伯鍊世

恩榮傳復充史館修撰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慶降平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頤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大下之功其詞藻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

金錢財物字號，如錦繡、太常寺、太祖御書院等。其間多有詩詞歌賦，如李商隱《金華山寺中見李十二與裴大卿唱和四絕句因次用其韻作此以贈之》云：「金華山寺中，見李十二與裴大卿唱和四絕句，因次用其韻作此以贈之。」

宋白傳白從弟太原朴不存值安史亂避難元閭至
奉平晉煥太宗復名至行宮養憲且日候遷京師當
以夏書授職白謝於帷中

使父文獻襄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徵號頌萬齡言賦文還殿中丞

胡旦傳曰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虞允遜貶齊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劄願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鄭舅有大木皆墮下人

非曰聖作無究極廣前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
河異云敗逆遼遠挾姦私屏外聖道如隄崇雲海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親潤兩衛兵程是為民民以盡力
至以勤致沒云其冬可以之襲昔羌渠山賊皆中憲

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聖功
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選義普之語名宰相謂曰
胡且獻頭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

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
錄其功而舍其過尚令在工部又曰此亦我之愛心耳

金人南侵，其逃亡者在淮甸，多僑寓于處州。德裕嘗以贍軍使領周練副使，嘗狂躁如此，其丞逐之，即貶殿中丞。高州團練副使，安德裕傳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領以獻。

上稱其詞采古雅

校理審勦力結琴五絃阿瑟太宗薦其學問優博
楊億傳億遺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
賦詩於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許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卽以億直閣贊院未

求彌革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絃琴五
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佗爲優鵠絢魚
劍舞傳聲子繕則以父名爲大里平事試平一年望

進士第嘗獻宰太學頌真宗中夜觀書得錯頌頤嘉
賞之出以示輔臣且言錯幼孤龍自立名試命直史

館累遷至戶部郎中鹽鐵副使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陝西黃河再清集
賢文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安仁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绯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太宗

藝文編
藝文編五總序略多獻題僅上嘉文物之盛悉附覽其工拙時稱安仁李鴻楊億辭雅贊名諸中書

葛宮傳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五十三卷類部

引一事以諭皇祐中制禁賈取近利私謀者肆獻聖

政惟公頌直秘閣

泰和祐興十七年進士覽榜上中典頃行都服及
格典雅十載求免文解自此頌詠學說愈多
山堂撰考李肅臣年十一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
有歌聲猶八絃之句帝嘉歎令赴秘閣讀書陽進士

及第

東軒集錄度屬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錄第等要

元獻公殊尊鄉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

上疏竟復陳懇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時不介爲西子

監直漢獻嚴聲聖齒頤後彰其峻而於夏竦尤稱詛

斥至日之爲不肖及有手錄象稱之句頌出泰山孫

復謂介子曰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

遂薨蓋事通判灤州歸祖後山而病卒

諱夷石介字守道很係山人也文章清廟無以加也

嘗呼爲徂徠先生著宋朱熹等文章下宗師

齋居三十年天下所謂賢大夫必用於兩府從從臺

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玉海仁宗特召再取大祖太宗真仁宗功德之

尤著見者爲宋頌十九

張方平爲宋頌十五章之什一什俊很之什八篇繫

之先日之初升之什一什俊很之什八篇繫

揮塵後錄宋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
時陳繼祖戲曰公只能傳佛義曰何以知我不能
曰佛經是三乘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不
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眾不肯曰公何物不會
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戲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

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豈可也陳於是筆不及筆

墨皆自笑曰便作傳經語耶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

接種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觀後之學者而

留名魚枕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頭歸

謝拂依假節而有請所不得辭遂取頌之并以當時

所書李灤馬賈歸宜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

己朔請大夫致仕異說之趣石叟丈以道被東坡

書著之於編次使人知作文之所因眞跡今據讀東

思家老學案記乾道未幾路有部使者作中興刻之

羅敷城壁榜上明年岐流有龍起城中適辟石壁亦

可異也方刻石縣有菱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

教授出賦道曰歐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伎謂之曰

頌鄙當云老於文學乃克爲之聞者爲快

程史中興朝奏御史之職憲皇帝之時游山名士

親逢歐公震天授之使聽聽甚之選者聞有之而史

憲皇帝三年天下所謂賢大夫必用於兩府從從臺

作淳熙內經頌一章其文雄壯典雅又自作序其後

謂元太宗前代帝王有聲盛大業者必見於歐公

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

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能文故如歐

天則有頌而歐則有詩後有歐於詩頌既不相

顧竟有餘韻等事亦皆有質於後世不相傳則又有

意而能交之士亦不世有雖然靈犀率不相傳且如

有肅宗復蜀京之功又安有元祐能作頌有憲皇帝

淮康之功又連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石雅是以其

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不無極韓碑一爲人所

廢易以發文旨之作便供著淺陋讀者罔然厭之豈
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訖於讀

文爲然所遺存內頌碑第二集公告盛有所

稱道以爲可以盡後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徵蓋

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僅自附於東漢

傳教之義上未投遞亦試製作表章一通矣又念舊

契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簡書朋友之議亦不果

進也顧誠之家以自致其意不才臣蓋師範誠者

亟稱其文有聲而文自鑄僅辭其史論有遺固之

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

於四六麗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俗奇音自

汪洋豪傑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儕本朝

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技希世之寶而

未應時之須可爲長惠等語著游京師上史館書

述此第之意以杜駁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往成都

帥幕除拾遺衛沒其前亦可觀矣

元祐伯符待郎子伯溫饒州父應極至大間

仁宗爲太子召見獻聖元頌

奉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孺進頌

永樂一年周王敗於鈞州復襲周王來朝獻之墓臣
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慰

永樂十三年禮部郎周誥請封釋尚書呂震貢之不
許學士胡廣作封禪頌以獻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改翰林
院侍講獻為善除薦張十七年春柳雲見甘露降獻
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蒙降
宣德八年南海外諸國各遣使獻麒麟凡四楊士奇

獻頌

頌部雜錄

晉陸機文賦頌優游以彬蔚

陸雲與兄原書雲再拜一組頌甚為高偉雲作雞

特有一佳語頌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首政兄此
謙辭又云亦復不苟自居耳然意故後謂之微多
民不輕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異說桓王之事
而云建其盛恐太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荀作此頌
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能出
言耳一集不減復復所望知此公之手筆出
慕歎甚欲從之而不可得此百數十字不送不知
知於諸嚴者不能少不想少作當送到洛陽琳大
甚極自嘆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且謹啓今被
二語集並不同一祖頌劉氏頌游仙詩唯此暮歸耳
所失多矣

又書同堂稿已得省兄文不復猶常佳然了不見
出語亦難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過便上
口語省比文雖未大精然所識然此文實自難
同又相似益不古昔新舊因此已自爲洋洋耳

宋右僉詹衡聖德頌古者一雲氣之詳一草木之異

一路角之怪一毛羽之遙當時羣臣奮且濃墨大字
全憑鋼鉛以稱純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
天之績

宋史進舉志凡士不由科舉若三舍而陽進士第及

又書詠華頌甚復盡美省之惄然又濶功臣頌甚美
又書疏成篇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矣
便成祀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刊及比信今
更有所擬益俟人丁無事會之才得一編耳

案度是淫鬼無據在此中故不可作頌

又書晦頌乃以為佳以自憲文章富貴猶雄如

謂後頌謂如潔潔故謂如小勝耳又祖德頌無大謙

語耳然辟靡清工用辭達藻亦未易恐兄未弗視之

耳又書日麗伯階祖德頌亦以述作宜彌揚頤考爲

先卿復作頌今送之願兄為捐誠之欲令石而正

自輒多欲可加省碑文通大悅惟有仰賦急謂小

復質之爲往

又書謹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憲今易上頤不知

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爲指諭令定下云靈廟重擇

因兄見許意遂不格不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

唐元結大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聲譽大業者必見

於歌頌領金非老者能之其誰能爲之

梁蕭耽獨孤及集序初祐言常州之文襄論最

長其列於碑頌流於咏歌或如葛華浩如江河

又李翰前集片語名實掛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

二語集並不同一祖頌劉氏頌游仙詩唯此暮歸耳

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凡遺文卑更能言事或

對釋旨或試法而經律人優或村武或童子而皆能
可取也業寡大觀之後遺巨黃唐既多得場以上書
頌而得者又不勝記

翰子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南京故曰

復復非也此兩手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寘之注不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

奏言宜置三公官又典事方進共奉寵吏更置甘

州牧後告復傳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足反蓋上

音服下音福謂福如故也唐中興頌亦如此讀之

唐田詩元次山居與頌其以示

唐崔顥題於活潑上後來黃善直張文潛皆作大篇

以發揚之謂蕭宗遺立功不廢非繼其作者皆一律

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也惟石廟范至能

八句云三頌贊音抑抑稀形容客有制識辭絕齊元

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讚當諸美播拊策書

以發揚之謂蕭宗遺立功不廢非繼其作者皆一律

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也惟石廟范至能

不難於議也使夫滿奉於高昌裏事重於西帝違

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滅則夫千磨萬礪者果肯

爲明主而致死耶其諭甚惡

王海西山先生曰贊頌旨韻語體式類相似但贊者贊
美之辭頌者形容功德頌比於贊之貴廉無宏肆
自贊詩似復增篇幅恐此正格也其造詣最
忘塵俗須熟讀三百篇傳觀司馬法也揚雄賦類及
夫漢郊祀歌文選所載二京三都七略七啟之類及

后崩乃太上皇廟之深文重審而未刪也侯公說羽
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姪

蘇柳文頌謂文字則筆下自然豐贍矣
青者雜記人臣作賦頌譽君使中愛之至也故前世
司馬相如晉丘西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
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
平邊廣文頌胡陵頌廣惠周伯星鑑大中許符
頤贊襄文頌魏相公則嘗獻馨香成頌餘元獻
晏公直獻本公遺遇承平嘉瑞來還所獻賦頌尤爲
多焉

李齊祐碑司馬長卿封碑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
免証符端以母武帝之後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
做之作劇泰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
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真紀以美元宗才後附及檢示
元貴符謂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不
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爲貞符哉未有無仁而久者
也未有恃祥而善者也逐一述從前作者之陋爲可
喜也

姚古錄崇因寺有觀音像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
葬亡妻崇田寺長老欽公謂余曰子胡不講被音東
坡南遷嘗繫縛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詔所
日知錄陸機漢高帝功臣侯公伏歎皇溫來歸乃
不收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將死小黃後於
索之方乃得於草中米後處土深數寸稍曳出加
漱洗而燭然如米者蓋先是刺黑祖顯居士用
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
先姪爲昭憲夫人則其先亡可忽而十年有太上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五十四卷目錄

哲部叢考

劉熙孫名

卷之三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哲

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善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一品云

贊部藝文

答范光祖

宋謝薦運

辱告慰金虎

常寧通卿諸安比嘗更其美

惠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諱之特質成漢湯山幽阻音塵闕絕忽見謹請曉良多可謂俗外之誅尋覽三復味玩增懷慨本和如別離聲不足觀然意奇盡此從弟高遠進大悟兼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遺至

漢史黃參弘私評

張或

長沙見張敬夫書至有武侯蕭何

甚古是劉子駒家藏書間立本筆因謂敬夫書

爲之敬敬夫欣然曰占立就語實意到聞者歡服以

爲非深矣嘗嘆王允嘗贊仲

膺文

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書出以視

班固稱弘羊報於賣鹽牛且謂漢之得

人於茲爲成文與何術石建沒黠日磾等二十餘人

並論而議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

鄙將處賢者之處無不謂賢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

伊尹負鼎取賴於庖人必成公坐苟求衛於漁叟不亦

違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靈出陳侯好色則儻行父至成羊宰廟則惡來華進周易食店則參夷公起漢武陵則秦弘羊

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選于汝註必求諸非道抑

爲此也李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退之以其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处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处

君十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

祖之法則鴻用弘羊欲兼萬物之利閑生人之資則

天下市難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

營意精商賈念重逐念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

贊識析秋毫令吏坐更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

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

負於羊哉上式漢之保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

亨以致爾孟堅躬修國史垂法華代奈何以雖刀異

斬齒得人之論一言不留其若是乎

跋武侯像贊

朱子

乾道丁亥歲予游長沙見張敬夫書至有武侯蕭何

甚古是劉子駒家藏書間立本筆因謂敬夫書

爲之敬敬夫欣然曰占立就語實意到聞者歡服以

爲非深矣嘗嘆王允嘗贊仲

膺文

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書出以視

班固稱弘羊報於賣鹽牛且謂漢之得

人於茲爲成文與何術石建沒黠日磾等二十餘人

並論而議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

鄙將處賢者之處無不謂賢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

伊尹負鼎取賴於庖人必成公坐苟求衛於漁叟不亦

違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

孫靈出陳侯好色則儻行父至成羊宰廟則惡來華

進周易食店則參夷公起漢武陵則秦弘羊

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選于汝註必求諸非道抑

贊部紀事

三國志楊戲傳戲以延熙四年著《漢書》贊其所

頌漢今多載于蜀書

晉書荀諤傳諤爲鄧城令過漢水作莊子贊以示功

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善美諤異而尊之遂

見升擢及遷爲廣江廷已爲淮陵太守

魏廣傳康善試詠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凡述

撰上古以來高士舊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衛衡傳衡字子伯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書太康元年

汲縣人蓋卿新嘉王允得汲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

楚者最古工妙恆流之故揚思以贊其美

嵇裕傳裕從子舍子君道好學能屬文楚王建辟為

掾辟除坐免舉秀才辟郎中時弘羊王絳以黃公子

尚主帝甚盛闕莊闢於室廣集朝士使食爲之讚

合授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嘗王弘羊還華池

譽華廣庭實賓園莊生垂繩之象記先達辭釋之奉

書者最古工妙恆流之故揚思以贊其美

張衡傳衡字平子少孤兄衡弟堪早卒衡從事郎

所司可弔不可讀也其辭曰遇安莊周大笑時放人

撫其生自然資其靈器虛神清弱元極廢人爲俗

季風既散野無訛風之聲初有爭寵之嘆下相

陵長幼大寔於是借元虛以助滿引道德以自獎戶

誅枉橫之辭家盡老莊之風今王生沉滯名利身尚

帝安逸雖有出無處竟非羣之遺空非茅次

之宇遠雖有於皇備盡其鷙焉豐采之至厚先生高節

何居生嚴毅袖之居近寄高隱之至厚非其所沒有

餘厚博大遠之選歸送含悲忍而吐曲奏有愧也

世說羊孚作寒讚曰資遺以化乘氣以遺遇象能解